

龍王杖鼓開杖雲柳花枝
書也林松對望面拉酬花眼
好慶糖偏喜雨

雲

原文；

龍王社鼓鬧村雲

拋卻殘書也杖扶

愁無角抵酬花眼

誰好麀糟俯灶觚

※經查原作藏於遼寧省博物館，尺寸為 200x50 公分的大條幅，可見傅山的流暢筆意。

明末清初的大書法家—傅山(1607—1684)，字青竹，以字行。山西陽曲人，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區向陽鎮西村。後改青主，別號頗多，諸如公它、公之它、朱衣道人、石道人、壺廬、僑黃、僑松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，卒於康熙二十三年。十五歲中秀才，明亡後傅山先生改字青主，拜壽陽五峰山道士郭靜中為師，道號“真山”，著朱色衣，居土穴中，自號朱衣道人，暗含穿朱明華夏之衣冠，不肯降清胡服披身之志。先生又別號“石道人”，石道者，意堅如石，即意決不向滿清屈服。他同時是一位博學多藝的著名學者、詩人、醫學家、書法家和畫家。在學術上他與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、顏元、李禹貢齊名，被梁啟超推為清初六大宗師。

傅山的書法，真、草、隸、篆無所不能，碑板簡牘皆妙。在書法上傳山提出：“甯拙毋巧、甯醜毋媚、甯支離毋輕滑、甯直率毋安排”的“四甯四毋”說。他的書法雄健豪放、蒼老奇詭，尤以草書為最，他的連綿大草，堅蒼渾穆、豪邁不羈、瀟灑奇逸、行雲流水、一氣呵成，盡顯大一代書法大家的風範，把草書推向了極致。

瞿源珠在張刊本《（霜紅龕集·序）》中說，傅山“書法圖畫，皆超絕古今，世人咸知寶貴”。清人趙執信在《飴山文集》中推傅山書法為“清代第一”。清代學者郭紘在《徵君傅山先生傳》中說：“最善臨池，草、楷、篆、隸，俱造絕頂。”

傅山的書法造詣，中年以前已得時譽，他喜以篆隸筆法作字，真草重骨力，宗顏書而參鐘、王意趣，並受王鐸書風影響，對趙字別有見地。他曾摹趙子昂、董香光詩墨，愛其“圓轉流麗，稍臨之，遂亂真矣，既乃愧之”。他一反當時專以婉媚取勝的董、趙書體之遺風，擺脫了明末清初盛行一時的董香光和館閣體的影響。他提出了“甯拙毋巧，甯醜毋媚，甯支離毋輕滑，甯直率毋安排”這一著名的書法藝術創作理論。

他極力提倡寫字一定要打好根底，他說：“寫字之妙，亦不過一正，然正不是板，不是死，只是古法。”他還說：“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。然變化亦何可易言。不自正入，不能變化。”他對篆隸為楷書之本亦有論列：“楷書不知篆隸之變，任寫到妙境，終是俗格。”“所謂篆隸八分，不但形相，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，俗字全用人力擺列，而天機自然之妙，竟以安頓之。”他以立品和務本為書學正宗的主張，堪為後人效法。“字如其人，書為心畫”，他特別強調“作字先作人，人奇字自古”。

他喜愛顏真卿雍容大方的書體，更敬重他大義凜然的氣節。他反復讚美顏真卿的人品和氣質，“未習魯公書，先觀魯公話。平原氣在中，毛穎足吞虜”（《霜紅龕集》）。他對中國歷代書法理論與書法各體之間關係的研究與探索，均有自己獨特的見解。

傅山在醫學上，也有著巨大的成就。他內科、婦科、兒科、外科，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，而尤以婦科為最。其醫著《傅氏女科》、《青囊秘訣》，至今流傳於世，造福於人。傅山極重醫德，對待病人不講貧富，一視同仁，在相同情況下，則優先貧人。

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，則婉詞謝絕。對此他解釋為：“好人害好病，自有好醫與好藥，高爽者不能治；胡人害胡病，自有胡醫與胡藥，正經者不能治。”

近年來隨著書畫市場的繁榮、火爆，傅山先生的書畫作品價格也一路飆升。